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返生香 第六回 水閣笛聲人靜後 鏡屏倩影不言中

利生得策，以升為老人親隨，進言較易。乃屈尊命之坐，令莫度重述所見，且擠眉示意，俾添種種怪形，示丹初之必癩。楊升安肯坐，姑聽度言，偶一回首，見吊窗中，一巨膊伸入，持裹衣置案上，駭然低首。則一肥婦立於外，蓋打雜韓媽也。利生不暇他顧，絮絮問莫度，並詢何以拈紙燃，曰：「枯柳枝耳。此間無柳，聊以代之。」楊升頓悟，特勿屑與若輩語。徐曰：「莫度妄言哉。於先生決非瘋癩。」語未已，韓媽憤憤，厲言云：「吾亦知之。於先生非癩也。試思老爺作官人，上應列宿，明見萬里，詎肯留瘋子於家？吾聞桃柳辟邪，或園中有魅現形，於先生擅法術，步罡折柳，祛除不祥耳。」利生怒斥曰：「村嫗奚知。彼矮子魅也，復烏能驅除同類。」言已，握拳抵几，示威於肥媼曰：「是必癩無疑。吾亦爾主人，蠢奴輩敢抗言，吾決攆，不得片刻留。」韓媽咋舌欲退，楊升喝曰：「止。」冷笑謂利生曰：「亦主人。勿怪奴慧，奴敢言，於先生非瘋。」又怒視韓媽曰：「主人肩園已久，幸於先生來，費幾許資力，才慶畢工。汝敢妄肆邪說，言魅言癩者，吾立稟主人逐汝。苟有浮言，亦惟造言者是問。其速去，毋相困。」言已昂然出，莫度采烈興高，妄冀主人重賞。聞楊升言，若沃冷水於頂，悚立屋隅，一若垂尾之狗。利生恨甚，然無如楊升何，惟低置賤奴放肆而已。時因靜嫺病，楊公餐於上房。敏甫之歸愈晏。瑤叔自園歸，怠於動作，或邀丹初登樓。樓在水閣之東，與正門僅隔一牆，瑤叔寢室在焉。蓋楊宅正門，適面城河。門前走廊滋闊，繞以石欄，門樓四五楹，為閽者及僕輩臥室。面西樹柵為門，與鄰里分界，為出入必由之道。柵外即凌氏居也，東有蝴蝶門，與柵相向，中即水閣，下為帳房及利生寢處。樓三楹，西居敏甫，中為書室，東即瑤叔臥房。河流作丁字形，至此分支北流。樓上欄檻，亦沿之而迤北，至花廳響牆為止。兩岸綠樹叢雜，舟楫往來，時聞欸乃。臨流俯仰，但見遠山一抹，隱現於煙靄之中。故瑤叔集楹聯，有「卷幔勿驚山霧入，近溪常聽水禽啼」之句，蓋記實也。然擷珊既惡其冷靜，敏甫則以山水為交通障礙，謂必如海上各租界，填溼塞河，以車馬易舟楫，電掣風馳，數里頃刻往還，便利奚若。瑤叔童騷，留連於是為何者，擷珊鼓掌和之，瑤叔一笑而已。惟丹初性有同嗜，相與樂數晨夕。且梯在帳房之後，有扉達長弄，與花廳甚近。宜利生日擾丹初，不憚其步履之繁。而敏甫屬在姪輩，猶勿獲居內室楊夫人，持家嚴正，可知已。既望之夕，主人赴友人夜宴。瑤叔預約丹初並擷珊二人，小酌於水閣，惟擷珊未至。瑤叔乃出鮮果之釀，佐以風薰諸味。丹初自客此間，日厭肥甘，轉樂於淡泊。而梅漿酸不溜齒，尤為可口。平居不飲，至此亦盡數爵。敏甫笑曰：「於先生，知此等食品奚來？乃世父為靜妹購置，以悅其胃者。而巨福旁流，澤及瑤叔，彼竟卻之勿恭。初未至上房一謝，寧有是理者。」瑤叔亟辯曰：「丈勿聽彼胡言。靜妹病，年伯父母深居樓上。下間闕無一人，吾儕例勿上樓，將面空屋而謝之？」與丹初笑曰：「敏君雅謔，君何燥亟乃爾。」敏甫謂瑤叔曰：「於先生評驚吾儕，許君蘊藉，今竟何如。吁！擷哥不來，勿知何事？」丹初正色曰：「彼守其未動產耳。」瑤叔大笑，至於捧腹。敏甫含飯未咽，噴滿懷。笑已，即曰：「先生老輩，乃作此等語。」丹初亦笑曰：「君辨才，又善用新名詞，吾偶效尤，以博一哂而已。」餐既畢，丹初倚欄眺賞。但見天懸玉鏡，水閃金波，風簾畫檻，悉浸於月色之中。不覺逸興遄飛，顧謂瑤叔曰：「曩日之興，一驚而敗。今當竭吾所長，消此良夜。絲耶？竹耶？惟二君所命。」敏甫以兩手作勢曰：「吾愛琵琶，先生必擅此。」瑤叔亟曰竹先弦後，以踐宿諾。敏甫爭之勿得，遂令福生取笛。瑤叔取所借曲譜，畀敏甫曰：「兄觀此中詞藻，較皮簧何如？」丹初曲興頓發，指念奴嬌一折，擊掌而歌曰：

「楚天雨過，正波澄木落，秋容光淨，誰駕水輪來海底，碾破琉璃千頃。環佩風清，笙歌露冷，人在清虛境。珍珠簾捲，小樓無限佳興。」

瑤叔喜謂敏甫曰：「此曲適合眼前情景。」敏甫笑曰：「惜少風清環佩耳。」言至此，福生取笛至。丹初倚欄側坐，吹長空萬里一折。瑤叔初學，不禁技癢，即接拍其下曰：

「見嬋娟可愛，全無一點纖塵。□二欄杆光滿處，涼侵珠箔銀屏。偏稱一身在瑤台。笑斟玉罌，人生幾見此佳景。」

一時清響透雲，曼聲動魄，有一波三折之妙。敏甫雖非識曲，亦覺心曠神怡。因見月色愈朗，熄燈靜聽。隱約間，見隔岸人家，燈光已滅。復開窗倚望，河中柔櫓之聲，至此頓形紆緩。且鳥棲叢樹中，見月驚啼，飛鳴不定。一聞歌管，遂而寂然。斯時吹者歌者，咸在檻外。惟敏甫在風窗之內。座南向，聽瑤叔拍至。

惟願取，年年此夜，人月雙清。

即止而勿續。思取茗為之潤喉。一回首，忽見一半截人，不覺驚詫失聲，墜其目鏡。瑤叔聞聲趨視，只見擷珊嗤笑曰：「我也，我也。弟何失驚至是。」乃劃火燃燈。丹初止笛入室，據敏甫言狀，始知擷珊立處，月光適照半身。而敏甫近視，復在暗中矚明，宜有此誤，於是相顧而笑。即叩擷珊何來，曰：「靜妹聞笛滋樂。老父之意，欲延於先生入內，一聆雅奏。吾循聲而來，恐敗君等雅興，遂止福生勿報，潛聽於此，不虞驚及敏弟。然彼嘗自許從容，有虎來看牝牡之喻，今何倉皇乃爾。」瑤叔附掌曰：「報應何速，敏哥戒之哉。」丹初謂擷珊曰：「小姐樓居，予儕奚往。」曰否。已攙其下樓，頃在新廳相待。新廳云者，指內書室一帶而言。瑤叔欣然持燭，丹初知其意，乃顧瑤敏二人曰：「夜色未深，二君當未必即寢，曷同往乎？」二人皆諾。及入月式門，清香噴鼻。菊花數盆，迎月而開。楊公手早煙桿，徘徊於花香月影之中。一見丹初，即曰：「聞笛聲驟止，知丹翁且來。小女姑息已慣，未免勞君矣。」復謂瑤敏二人曰：「汝等來，足以助興。」於是入室讓坐。面南一紫檀坑，中安小几。靜嫺倚坐西偏，衣竹輝綢薄棉胸於下，回裏白地五彩洋氈，馥馥小環夾侍左右。見丹初至，欠身欲起。丹初亟止之，並致珍重之意。楊公亦曰：「於先生與家人無異，豈責汝失禮者。」靜嫺乃止。敏甫問候已，瑤叔囁嚅久之，始言：「靜妹愈耶？」靜嫺低應曰：「然。」復睇炕側鏡屏，謂馥馥曰：「穎哥與吾孰瘦？」馥馥曰：「數日不見，穎哥一何清減？」瑤叔亟曰：「吾乃無病。」敏甫厲言曰：「瘦耳，孰言汝病者，自辯若是耶？」靜嫺微哂，馥馥與小環皆笑。主客互談間，阿壽安置几椅於廊下。丹初攜笛就坐，吹楚江情一曲。乃籠鳥適掛卷簾，已下籠帷。笛聲一起，鳥復效之，擷珊微揭其籠，嗚哩之聲始止。是時窺簾有月，四座無聲。貪眠如阿壽，而瞌睡之魔，為笛聲禁止不前，迄無倦意。瑤叔坐近西壁，與敏甫僅隔一几。目光適矚鏡屏，忽睹靜嫺側影，眉梢侵鬢，口角暈渦，兩頰斷江，釵環勿御，一種閒靜之致，惟臨水嬌花差足比擬。不覺癡視不瞬。一一攝諸心鏡之中，異日靜憶圖成，呼之欲出，粉本蓋基於此也。